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湯聘尹

廣德意恤民瘼疏

蕭彥

陳民瘼以崇實政疏

張棟

瑣拾民情以隆治安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趙完璧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採擇疏

桂有根

敬陳末議以保民生疏

夏之臣

積弊尚存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王德完 四川異常困苦乞救倒懸疏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廣德意恤民瘼疏

湯聘尹

吏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伏覩我皇上御極以來惓惓以民隱爲念首開
肆眚之詔繼下停刑之旨邇來天氣暄熱復命法司
并錦衣衛將一應罪囚減等釋放其情罪可矜疑者
坐名上請隆恩渥澤屢沛於下寰宇臣民莫不欣欣
然頌帝舜欽恤神禹泣辜再見於今日也然臣以

皇上之仁傳播於兩京將以頌布於四海也德意在朝廷而奉行在守令守令既有親民之責尤爲萬命所關苟一念不慈一事不謹民鮮不仆矣方今吏治精明百職淬厲兢兢焉將奉行德意之恐後然炎爐遺於頑鐵濡水容有鮮鱗知爲已而不知爲民者豈保其必無也哉是故有徇於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將以從同也有惕於富豪而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嫌也有曲徇上官而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三者皆知爲已而不知爲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

而稽時延緩徒據申報而視爲虛文其不草菅吾民者幾希矣夫民命之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德意何如而顧草菅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職所貴布德宣惠非止爲獄訟設也官司問刑讞訟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爲紙牘計也欲清獄禁莫先於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於慎受詞夫訟者無情其將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慎審而勿輕徇之事非關係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之受祇爲隸役蠶食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

若上之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多下
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申呈視人恒倍是上下
胥以刑爲尚而導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
訟尚德緩刑之道固如是哉若夫催科之政其民之
斃於刑獄猶有不可勝言者矣斯民不皆善良刑罰
固所不廢也然用刑罰而不專於刑罰斯爲催科之
撫字矣立之程限而不爽其期示民信也數必躬稽
而勿委諸人示民肅也俟其收稔之後卽布諭使納
而不姑息延緩以恣其浪費蓋所以體民而非以厲

民也示之以國家惟政之供啓之以安靜不擾之利
民亦可以心感者而獨怙終梗化乎哉其中有怙終
梗化者刑一人而衆惕矣若朝令夕改弗躬弗親而
初不介意使小民得一金而莫知所措者任情縱費
然後從而拘摯之桎梏之亦晚矣上虧國課下戕民
生其亦焉用之此廣德意者猶不可不於催科而加
之意也至於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
重故一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
情有不同實侵者該役親領起解而入已花費耽視

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
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各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
有迫於凶歛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
戶存虛糧而征追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
收成之後卽日逃亡無從追懾者若此類不可悉數
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
槩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饑斃獄中至於損廬墓鬻
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卽有欽恤使
出爲之開釋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每每府州

縣官一經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
索爲風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慨文移之雜沓抵
罪者苦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今被累至此極
也且一院之清查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卽繼拘追隸
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
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於他所幾無完膚奈之
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
紛錯而已哉臣生長江南目擊斯苦又叨任縣令益
睹民艱茲者待罪言官適逢 皇上好生之仁諄諄

示諭故冒昧陳之如果

臣

言可採乞勅該部裁議酌

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官員廣推德意用情寬
恤可開釋者勿拘於成案勿徇於避嫌勿曲徇乎上
司之意奉行惟速而事不踰時實意求情而文無虛
塞詞訟嚴濫受之禁聽問開和息之門考職者以循
良撫字爲尚而不多以積紙贖爲能以勸諭追納爲
先而不以嚴刑比併爲尚一切差委查盤官員果係
該戶實侵者卽問罪嚴併如律以儆將來如查係別
因非干本身侵欺亦當原情派追毋得溷坐以致無

辜含冤其各院差委查盤者除鹽法則清查鹽課茶馬則清查料價外與夫巡江等衙門原係錢糧數少几起運存留正額錢糧已經巡按查盤過者數月之內不得復查以致差遣紛紛勞擾百姓止抄招呈報如問刑條例開載查盤從一歸結若本處缺巡按者不在此例庶吏治益修而民困可甦朝廷德意流布於無窮而社稷靈長鞏固於萬禩矣

敬陳氏瘼以崇實政疏

蕭

彥

戶科給事中
萬曆九年四月

茲者雨澤愆期土塵聖心祭告祈禱一時竝舉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忱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臣竊惟
災變之來自聖王之世所不能免而能使災不爲災
變不爲變者其恤民素也恤之有素故其民可動可
靜可凶可豐而卒不可搖久安長治之慶端必由之
恭惟皇上御極講學勤政任賢圖治無一念
不爲民無一事不便民天下旣喁喁焉沐膏澤而

歌太平矣而一二年來天災流行禾稼鮮收大江南
北及河道等處其荒猶甚臣聞之道路云卽今春夏
之交餓殍滿目流離載道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有
其子草根木皮剝取殆盡甚則什百爲羣剝剝不時
乃今雨暘失調麥又告病矣閭閻之蕭條日甚天時
之豐歛不常盜賊之警報時聞郡縣之消弭無策終
夜思之可爲動心撫綏之策非今日有司所當加意
者乎今之言撫綏者率曰蠲賑夫蠲賑豈非朝廷
大惠哉然可行而不可常也臣以爲撫饑民如養弱

子焉卽一飲一食皆可以調理又如治貧家焉卽一錢一縷皆可以撙節隨時調停因事補苴以廣 皇仁而固民志則有司者事也 朝廷之德意雖宣而有司之奉行無實欲民生之安不可得已 臣請粗陳其槩而 皇上試聽焉其一詞訟臣惟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盖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爲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布按竝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糧儲水利等官又或槩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牘煩而民病有

司官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曲徇僚屬擅難平反
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杜則守候苦而民病臣初仕浙
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吳兩淮亦復如是此其暗損民
膏非小小也臣以爲兩造具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
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而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卽事
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
也有司偷安避難不卽受理撫按官罪之可也省一
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
耶或曰如積穀之額何臣以爲不然穀之積固曰備

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饑荒等
事卽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
窮民耶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殆不若此 臣 請下
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重爲裁減之多
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
制也至于罪贖輕重律有正條卽例得納贖者亦宜
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鍰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
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
實必罪無貸斯其於民不特小補而已其二刑法 臣

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賴 皇上德化
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日峻而
勢與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
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蓋不少
矣我 皇上屢發 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也各撫
按所論劾非不多也如近者陝西河南所奏劾非不
重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 臣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
查得 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
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

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一言之觸或以左右之譖夾搜
竝行刑杖至百必欲置之死地者臣以爲皆故之類
也又查得大明律越訴有笞罪夫所謂越訴蓋不
由本管官司竟自上告者耳然其罪笞而止也而今
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已之非其被盜也箠制
之母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母容轉告一不如意
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而身先斃矣甚且中
以他事害及身家以懲其後若是者或什百之一二
乎爲民父母乃與民爲讎耶臣以爲亦故之類也

朝廷視民如子而彼直無故而殺之卽重處之似不
爲過請乞勅部酌議通行撫按官嚴加訪究痛懲
一二以警其餘或亦挽吏弊而結民心之事也其三
徵輸臣惟推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臣度之摧
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糧有定
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糧有火耗矣衙門
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糧此等加耗不
可省乎乃槩徵而槩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待公用
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

之賜哉至如有司之費用監司之供億但從撙節卽
纖毫亦民利也其他隨地便民之事當有不可枚舉
者近近視庫藏如解納胖襖絹布一節河南山東等
處或六省類解解必揀之以官鮮有邇者而順天等
府及湖廣兩省則各縣零解如善化長沙湘陰鍾祥
石首等縣胖襖多不過三十疋少則八九疋詢之皆
特差解戶餘無別項盡錢糧無幾而路費幾倍矣誠
有以處之其省可知也由是以觀天下事有利于民
而因循未及舉者寧少乎哉然此惟撫按能察之惟

地方有司能酌而行之事苟利民無問鉅細可也其
四賑濟臣惟救荒之政不盡于賑而賑其大者臣於

萬曆六年冬取道淮安比其時米價驟貴每石一兩
有奇然又苦無米而當事者議發淮安倉糧以五錢

出糶不移時而價平矣臣以是知賑濟之策所利於

民者大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河南等處饑荒既甚
而麥且告病民情皇皇請行各撫按官責成有司
及時賑恤各該預備倉所積之穀雖不可不爲緩急
之防然或出其半或出其三之一以濟地方然眉之

急悉心區畫務使民霑實惠事完造冊奏聞而自
此之外更爲多方措處米價可平則平之富民有粟
可貸者以義風之以冠帶榮之時時勞來以慰其心
事事省約以贍其養第能實意爲民不患事無長策
如此庶民困舒而民心固矣夫民當其窮餓之時易
德耳惟皇上一號令間也投醪挾纊豈在其多哉
其五訪察臣惟根莠不鋤則嘉禾不殖按臣行部類
行訪察所以鋤根莠而殖嘉禾胡可已也然臣曩者
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邇來則玩

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不得不玩夫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褻威則奚爲哉臣以爲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

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
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爲
然請勅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
每府止一二人未爲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
爲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賣訪買訪輩卽置
之死地不爲惜而事涉影嚮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
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卽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
面之故文致之也蓋良者有所恃而奸者有所憚地
方其所濟乎若自以多訪爲風裁臣不知其可也其

六錢法

臣

查得萬曆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

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

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

民不求羨利欽此

臣

伏讀竊歎大哉

皇上真損上

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

皇上之意以

求所以便民之實故間有稱不便者豈法誠不便哉

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

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

近而價縮者即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

山東山西舟楫不通之處銅價騰貴每百觔直可十

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所以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舖戶里長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償也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舖戶而舖戶又減價而轉之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國者爲之耶往者鑄錢之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據實具奏則皇上卽調停之矣皇上以虛中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實心應皇上皇上本以爲民而諸臣緣以爲利臣竊以爲舛也請勅該部酌覆行各撫按官從實查

議事固有二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者宣上德而達民隱固不嫌于直陳也以上數事特據_臣所風聞言耳_臣知書生之談不諳時務然一念祀人之憂竊以爲恤民之政卽祈天之實故昧死言之伏惟聖明留意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張棟

江科右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民無常懷於有常任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窩甚大惟今之政固善亦有防害民生者不必著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幾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奚勝感激蓋視民如傷不數
周文王今見我皇上矣有君如此於太平之治何
有而民復有不得其所者致塵皇上之慮也臣新
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問民疾苦則閭閻之
內歛畝之間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
閭閻歛畝之情萬里君門而不得達者爲皇上控
焉一曰蠲免無實惠何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
也君恩如天貴其旁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

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陷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過官吏俸薪師生活廩餼庶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匹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

蠲則何分於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爲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卽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迫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姦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責於蠲也身後踏災報災勘災竝宜刻期定

限毋使遽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
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
何也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
不曰節省願省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
省者未必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此無庸枚舉爲也
卽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
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
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
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今所入無以

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茲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嘒嘒於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毀第皆於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

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若矣則又何如因
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
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
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
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
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於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
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
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
議行炫觀炫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

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卽人之所見各別妨矛盾獨怪夫請因則因請革則革漫無定主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日見其擾何裨

實用民情如此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此三者
大都瑣屑小人之見也儻於生民有所少關焉特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愚不勝惓惓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王德完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
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
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
疆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氓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
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
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須以撫臣請

賑饑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之災
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廩廩可爲寒心臣聞易誠
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
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
之間倉皇跼蹐積貯無索常自懷悔及災傷甫起年
穀方登上下嬉愉絕口不譚積粟惟倖天災之不至
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
爲歔歔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
輕重之權則材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
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
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
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
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
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糶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
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
倉平廩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
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
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糶三年之食而止其南地
方勢下濕慮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
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糶三輔河東東郡穀
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糶之數足當轉
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旣贏伸縮在我備荒長

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
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則常
存而不朴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
語云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民髮膚何愛
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
國家發帑金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
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
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
制不善祇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胃之

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爲缺然
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履
也外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
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爲民病則人
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
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猶爲急務志曰雖有湯
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
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塩納粟謂之飛輓
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

邊商引言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
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
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
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
爲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
踴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
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
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
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

郡皆築倉賤糴貴糴宋眞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
經度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
趁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
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

目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糴
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糴之凶年則六石而
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
非治兵理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
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

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
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糶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
餘剩糶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
臣徐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畿糶且
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糶
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
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
糶買矣然或以災稔而行或以農穰而止或以募兵
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於近畿而未通行於外

地或請於一塞而未變及於尤邊以故欲糴則無銀
欲糴則無米愍茲宿疾未試良方大疑厭人之食而
不知收郊野委太之骨而不知發帝聞有叩能不惻
然臣等伏讀 皇上節次綸音不曰儲穀備荒地方
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
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
凶荒旣稱無米可糴及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幹
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痾瘵在躬獨照頽風肺肝
如見而年來實効未臻 皇仁未嘗者則以法不定

也伏乞。勅下戶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歛散出納
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
確擘畫科條斬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
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
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
指名叅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
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
安者也臣等欸欸之愚如此惟 皇上采納幸甚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聖明採擇疏

趙完壁

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頃者中原之地雨水爲殃饑餓之民嗔目竊殍幸賴聖明在御不加捕治令之解散恩至渥也深計之臣請發請留以備賑恤畫至良也顧發德音廣惠政者君相之商確有司不任也體良法破故套者有司之拮据君相不遑也倘令有君相之能而無有司之能則與畫餅塗羹何異哉臣嘗待罪有司敢以焦勞而試者條之爲六一皇上試垂察焉一曰公報查蓋民

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一下必訊其數于里書里書爲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與無者枵腹勿列吏卑祈恩于滿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并佐貳之賢者分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徇役不得竝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二曰時給予蓋垂斃之民朝夕爲命往者發庾之期或無次第卽有之未必皆信以故待食之輩聚

于市朝身既不得賣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既領索
價滿前食庾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
旦夕也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開倉之先次第村落
鴈銜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放
之務盡卽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卽去則粒粒
有可炊之實而糠粃皆活命之寶也三曰禁扣抵蓋
荒歉之民僅餘殘喘予之升斗將數而炊而里胥之
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幫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
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盼是

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饑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也四曰毋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聽其願也邇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以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彼以與此賢者猶以爲非而況名爲勸借實

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

臣

以爲若此者可禁也五

曰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固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一遇饑荒之歲貪夫孽子相呼爲羣入之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撻較轢萬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其心益橫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厲之階而亂之萌也

臣

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仇富室蓋人情富相室則卑下之百則役萬則僕此自然之理也

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常百人中富之家待而舉

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賣其力而募升斗或暫稱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傭作而爲依或鬻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饑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役冗則借之幫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此爲囊橐之計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饑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

率爲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世俗之妬也臣又以爲
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實惠可孚
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
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也臣區
區一得之愚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則於荒政
萬一未必無毫毛補矣

敬陳末議懇乞聖明採納以保民生疏

桂有根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觀天下大勢猶一身然邊陲海防四肢也江淮兗
豫諸郡腹心也虜酋跳梁倭奴起釁是四肢已受痺
痿之患所恃內地帖然元氣鞏固或可從容調劑不
致決裂困憊而不可掇乃今江北河南山東水潦爲
災是處米珠薪桂人皆菜色枵腹老穉填于溝壑而
槓野肉骸盡屬餓夫充口之具少壯逃於四方而饑
寒流移羣爲劫奪嘯聚之謀去冬已有此景象嗣今

春又不知爲何如也且一物失所猶稱向隅之悲況
方內數千里之廣絕無生計者乎匹夫不獲尙干天
地之和況中原百萬生靈濱于危亡者乎竊意皇
上深拱靜攝之餘值此陽春發育之際當有惻然動
念收羣策而爲之拯濟者臣汝南人奉職東交接壤
于徐淮之間百姓困苦之狀亦旣耳而目之矣敢因
諸臣至再言及而不忍默然已也謹據愚見條爲五
議可佐荒政萬分之一伏惟皇上試垂聽焉其一
在發帑藏以蘓重困蓋內府外府之蓄原以待天下

緩急之用往年江南大旱曾命科臣賁十數萬金以貸昨歲日本兵陷朝鮮亦不惜二百萬救之今中原啼饑待斃更慘于江南而民窮盜起又不啻屬國之殘已也徒使仰給于郡縣倉廩之粟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耳必無幸矣願皇上從撫臣之請留漕粟二十萬均給于被災地方以解目前之急仍望如曩昔江南故事出帑金十萬以賑之食垂絕之民庶中原赤子得沾一視之仁而內變潛消大愈于流民兵損費不貲而無益于用矣其二在停徵額以示寬恤

蓋郡縣水潦之日各撫按申請蠲免豈不蒙溫旨煥發詔蠲田租之存者乎然存留姑緩清還未停則蠲者十一徵者十九民且不見免之恩而祇苦于徵之爲害懸釐牙遺何以堪此誅求爲也臣願勅下該部作速施行被災之處春夏而前不許歛解稅糧起俵馬匹卽河工運道攸關不容槩已姑以各縣停收銀兩借支總俟麥秋之後從容收歛以補各項之數庶荒春饑夫得以一意謀生或可勉強安業以延旦夕之命矣其三在併工作以均募力蓋舊例沿河上

目淮揚下達交濟額設夫役月銀人給一兩儘可足
一人之食然依額用人則供事者少而利之所及亦
有限誠廣募於常額之外人將慕利忘勞趨役日衆
豈但所濟無筭而築濬之工亦可計日而告成矣至
如性義嶺當兗徐之交總河尙書舒化龍嘗建議創
開一渠洩昭陽等湖諸水一以息金魚等縣淹沒之
憂一以救運河隄岸沖決之患果早速行勘撫按依
原限報覆如係可開隨允所請卽以數萬金量增僱
值以爲招募則乘畚負管之夫嚮應雲集饑人有生

之資洪水有洩之地猶有稱一舉而兩利者也其四
在省煩文以專責成蓋各省有撫按督理司道郡守
管轄州縣各事事干境內此其體統固然第民生危
苦阽危而往還文移駁查勘覆輒動旬月恐條議未
竟而災疲之衆已半委溝中健兒惡少潛懷不軌而
亂萌
利矣爲今日之計撫臣有統率之責一切
應行利弊事宜直下州縣而刻期以考其成功州縣
一有便宜事體卽隨機調停運用省直申文照驗而
司道郡守止從稽核而臧否之此濟變之微權可以

支持倉卒廣布方畧不可不舉者也其五在禁流言
以安反側謂大荒之世惟流民可虞顧饑民轉相流
徙明有着落之迹人亦得緣迹而爲之處獨流播不
根之言一倡百和信以傳訛能令無知之輩猖狂四
起萬一豪傑乘而圖之其究有不可勝言者況東土
中州又流言易惑之人往年師劉大盜羣起搖動天
下皆此中流言之爲前歲臣在金鄉去豐縣不滿百
里彼中一夫妄言無論編氓士民紛紛逃徙臣會該
縣費知縣撫慰之旬日殫定此猶近日殷鑒也今數

千里民不聊生流離載道可不爲之慮哉是當咨行
省直撫按多方撫字嚴示造流言者之禁務令漂泊
之夫曉知九重德意而飛語浮言不得交相浪謠以
爲禍本則饑民不失爲良善而社稷之利匪淺鮮
矣雖然臣愚猶有意焉自昔譚荒政者曰太上修德
其次修政臣所獻寥寥五議皆救之事也得無拘于
末流而忘本源之論乎聞之醫家云急則治標緩則
治本今河西未靖遼左報警東倭犯順叵測中原東
省江淮之民展轉流亡而不易收拾時事之孔亟甚

矣是以_臣之效忠以爲陛下計也如此蓋寧私憂過計以甘冒瀆天聽之罪毋寧坐視窮民釀亂以貽君父中原之憂區區瑣策不識忌諱伏望皇上軫念重地宜保民瘼可慮賜_臣言而敕下該部作速議覆施行天下幸甚

積弊尙存伏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夏之臣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京師北據幽都譬之人身則元首也西距虜
東距倭其有背之患也而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
者則是裏八府而南惟河南山東江北等處千百里
百萬生靈爲我國家之元氣耳其人性驚悍大都
游食而寡積易動而難戢雖無凶年苟有虐政率皆
目憚而心非之急則輕去其鄉相煽爲禍矧茲何等
時也猶有積弊流于民間恐不爲之滌蕩也臣目覩

昨歲夏秋以來陰沴異常饑饉荐至轉徙者扶老携幼不辭浮水而行流寓者夷竈塗門甘於結茅而處丁南數歲不轉斗粟則室如懸磬皆可知也田畝阡連難廢一飽則貧無立錫可知也以日爲歲兼值閏月之年自秋徂冬難緩須臾之命蓋至槐頭麻葉豆餅穀糠草根榆皮無所不啖則民之窮真徹骨矣民之不胥而死亡也僅十而一矣彼瘦死溝壑僵死原野者皆吾赤子而况凍餒在前死亡在後卽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強壯有力者能坐以待斃乎脫或一

倡百和斬木揭竿

臣

恐大瀆以南長江以北未可謂

宴然無事也。比者撫按各院請賑請蠲業有成命有司加惠元元勞心撫字循行阡陌至廢寢食者固多而日暮途窮深根固蒂藉故事爲口實肆侵漁于漏網遺孽左右而不知察起乎痛痒而不知惜者豈少也哉。臣請不厭苛細數其弊而冀于更始焉。一郡一邑賦有定數廼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賑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乎試取派粮底冊磨

對并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
皆民脂膏卽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廼欲藉名火耗
削鐵以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
官帑者一金人之胥役者二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
谿壑此其弊二項下蠲租之令小民拭目以望皇
上往往蠲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
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
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蠲租甚實此其弊三完
欠欲明人戶不以藉爲定乎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

里里不投郡邑之總孰知某爲完某爲逋豐稔之年
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
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恒必由此其弊四積儲貴廣有
謂社倉可愆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惟
主守者卽假更代爲騙局視出入爲利藪薄支而厚
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歛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
行社倉之故也此其弊五城垣市堞所在傾圯不葺
而新之何以保聚固有陽爲檄清陰肆科罰者初派
一二非不稍給料價而工程完報之後猶須繳還不

則徵色發聲中以他故是借富戶之名如赴湯火此其弊六方日未及晡道絕行人朝不保夕時常偷盜則訓練鄉兵豈謂無見但今農工商賈遠近貧富苟無養贍而妨其本業則民有死不願者况數百餘人挑選一人無論器械無出武藝耒閑卽有出且閑欲一人而捍衛數百人乎勢不能矣募兵者朝而集夕而餉茲求無事爲族黨有事隨行陣一槩以無事者當之臣故知其不可也議調遣者豈真盡餅當是一害此其弊七夫鄉兵不可莫如保甲誠欲行保甲則

先去其害保甲者平居奔命有司日無寧止一至失
事人有連坐之條且積逋員役又從而酒食之牽擊
之也若斯者百計營求匿不以報耳安望其十戶爲
甲十甲爲保盡數籍名俾強壯而盜賊者有所稽而
不敢爲哉則不善行保甲之過也此其弊八盜之強
竊必有逋盜之藪隔別郡邑每每互爲窩王盜者有
托而逃則半價而售王者因以爲利則惟盜是畜豈
直市井無賴爲然卽豪家大族亦公然爲之令人不
疑亦不能動則雞犬勿寧之故也此其弊九緝盜所

以安民也果有強竊真正執之於官尤須臾證乃捕者大張網羅槩爲株蔓不致破人之產潤已之囊不止甚有用諸慘刑既斃一人而遂百口羅織莫少解于衆人者則緝盜而甚于爲盜也今值多盜之時正其狂逞之日此其斃十夫十斃刺乎民之骨則病根以深刺乎民之內則剝心可痛即使不遇重災之後猶當一切掃除與庶休息況一冬無雪三麥如絲據歲裡所聞已有人相食者邇來元旦風霾晝以爲晦陰風怒吼夜以繼日豐兆之年宜不如此倘再雨不

及時北歲不登青黃不接公私俱罄哀此窮獨盖有
諸臣所不能形狀臣愚所不忍陳說者乎唯是洵洵
之情嗷嗷之口未盡徹九重而耳聞目擊有識之
士共切隱憂且東夷叵測議兵議餉借貸于此者更
復不淺誠欲培養元氣使腹心充實股肱強健力除
肩背之患而擁護元首常無恙乎則非軫念中原絲
除積弊不可矣不然而羸弱其腹心痿痺其股肱元
氣受傷元首隨之雖有盧扁能善其後哉臣議及此
至背至細而要之寬民之財恤民之命所謂對證之

劑莫急于此伏望我皇上留神省覽勅下該部
如果^臣言有補萬分之一亟行撫按轉行監司嚴令
所司着實殿最果有留心荒政痛洗前弊者註以上
考待其超擢其不然者廉得其狀亟褫其職毋姑息
一人以貽千萬人之害毋使一家溫飽以貽一路之
哭則卽不利民幸不病民卽無能解于倒懸亦庶墜
井而免下石也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四川一介家食六年皇上不以臣之不肖猥補

工垣之缺

臣

卽摩頂放踵何能爲報惟是傾葵獻曝

臣

所目盟方今海內民不堪命矣萬里君門無階

上達迺西川困苦之狀則

臣

所目擊心酸者請借筋

熟數于前

聖慮矜憐當不俟

臣

言之畢矣

臣

惟川

中有大苦一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

大本無與小民

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

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猥窟巉巖
復潤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扳躋險惡拽
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
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大戶有
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
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
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指之條
畏如罟罟官亦不敢擅于科歛欲求遠嫌遠謗聽其
私議而夫工食有派至以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

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追
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
黔寧二廠尤屬潰夷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橋競渡
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旣費過渡更難
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且嵐烟瘴地面房一
觸輒僵溝壑委填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
偷生而回者又皆黃疽臃腫之夫畧似人形半登鬼
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
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

二百萬旣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痛哭扼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一曰權使之苦國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蓋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三萬兩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井場鎮絲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傭草履無不有稅間架過唐青苗踰宋錙銖盡算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司解稅府稅府進于朝廷此定額也外有濱江衝要州縣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數較益

多蓋太監丘乘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止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藉各數十人布爲牙爪此輩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衆齊登逐籠開盤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快心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鼠偷豈能自饜然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九奪遠商之見鎗濟羣小之狼貪皇上亦何利焉且商人自蘇州許墅常州鎮江上清河湖口天廷洲城磯伍家缺團豐白羅山武昌荊州陵夷新灘巴東二十餘

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盈咫尺更稅三番上度
重慶合州閬中瀘州叙府嘉定新津流等處無不有
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商人不
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
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
必無魚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權稅之苦
此又其一也三曰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
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
流血赤纍纍白首浮蔽瞿塘一時惴恐全省顛隳

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遣腹雄兵五十萬分道
齊驅擒斬屢報金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
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烟渝州
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
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
而蹂躪無存者啼餓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
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疋歸農里甲
復攝在官有騎馬一站而餽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
一頭而幫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

各數十疋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
暗塞路居行蓋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煤
炒布綿絮皂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
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
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
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
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
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
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近者南川餉

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斬
然我餉缺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故
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
猶得以撐持連遭其二民已難于疲命今迺三番迭
見真是十室九空而蜀土之民猶不至爲變者則以
歲事尙幸豐稔也又以逾會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
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何計官儲額歲難供豈遑額外
又倘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旣竭豈可伏鞭心肉
已剗那堪再割臣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逃竄

耳倘又乳哺之不加蠶食之無已則物窮必反事大
變生臣恐勝廣猖狂鄆藍煽動國家之患不在播

而在民矣播曾猖獗方借我爲名而我魚肉窮民爲
之毆逐則外呼內應決裂難收近閱蜀中突報威州
玉壘隕崩山流水湧松潘地維頻震合江天鼓雷鳴
會長孟董塞入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
物怪大可寒心皇上西顧拊髀能無動念又惟川
省庫積久號豐盈而近漸消耗大木之銀可三百萬
多郡縣派加而庫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

萬除 欽發 內帑索價南滇借資留都尚不足者
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縣搜括庫貯無碍羨餘悉解
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在在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
社倉及常平預備倉厥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
糧一石襍項重料率加往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
錢二分髓竭皮空銀將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
易以鮮員加以升斗賠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糧每糧
一石預征米以十之七未稼未登催科以逼糊口尚
缺揭稅難支而民間又在在告竭矣倘或猝有水旱

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而守藏無銀可給周賑用穀而有司無穀可周勸借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祇令封疆之臣搔手頓足莫可爲策則進銀安得不狼狽戰守安得不貽危此其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皇上軫念川中用兵之苦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以寢停未遣引領恩覃一視遠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卽各遍野沿江之稅一切報罷蠶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聖意難于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征取靳足原額以佐軍

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輳集者禁止勿權澤淪
錦水恩重岷山至三殿大木懇將舊蓄榱桷構造
以壯皇居俟播平十餘年後瘡痍旣起元氣旣充
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動支庫貯不派民間卽派民
間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
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立解無不雀躍呼
賀聖明邊鄙無虞而廊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
至